

列 宁

在全俄工会第二次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民 大 版 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在全俄工会第二次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19年1月20日)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人 民 出 版 社

列 宁

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 印张 14,000 字
1975 年 3 月第 1 版 197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56 定价 0.08 元

目 录

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19 年 1 月 20 日)..... 1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22

在全俄工会第二次 代表大会¹上的报告

(1919年1月20日)

(热烈鼓掌多时)同志们,首先要请你们原谅,因为身体不大舒服,今天我只能简短地谈谈你们所讨论的问题,就是关于工会的任务问题。

向你们提出的决议案,是经共产党党团全面讨论后以党团的名义向工会代表大会提出的。这个决议案现在印出来了,我想,它的内容大家已经知道,因此我只打算谈主要的两条,总的说来,我认为这是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两条。

我认为,第一条是所谓消极性的,是针对工会运动的统一性或独立性这个口号写的,决议案第三条谈到这个口号时说,它在实践上已把拥护这一口号的集团引上了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使他们脱离了工人阶级的队伍。

同志们,我认为独立性这个臭名远扬的口号,不仅从工会的角度来看是值得注意的。我以为,只有懂得这

个口号是怎样自欺欺人，也才能正确地了解和正确地估计现在遍及全世界的、在“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空前尖锐地展开的斗争，才能使工人阶级及其觉悟分子有可能正确地参加这一斗争。首先我想简略地指出，这个口号在理论上是多么不正确，在理论上是多么经不起批评。

同志们，德国最近发生的凶杀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背叛事件，是刚刚开始德国革命中的一个最悲痛的事件，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现今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各种派别和现今的各种理论体系对现代斗争问题的看法。我们听到的种种言论，譬如关于臭名远扬的民主、关于一般民主的口号、关于工人阶级脱离国家政权而独立的口号等等，很多恰好是从德国来的。这些口号初看起来好象彼此并无联系，但事实上是密切联系着的。它们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表明了：尽管无产阶级有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直到现在还很顽强；直到现在，那些谈论阶级斗争的人，用德国人的说法，往往只是在嘴巴上承认阶级斗争，并没有真正通过头脑和内心。真的，如果我们还记得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学到的政治经济学的起码常识，还记得作为我们大家的立脚点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起码常识，我们怎能在目前斗争这样尖锐的条件下，在社会主

义革命已在全世界明显地提上日程而民主国家本身的行动实际上已经表明了这种情形的时候，谈什么一般民主，谈什么独立性呢？谁这么想，谁就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说——连马克思的《资本论》一页也没有读懂，虽然我们各国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无例外地都是用这部著作来发誓的。

他们虽然用这部著作来发誓，但事实上他们在接触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所指出的那个主要斗争即阶级斗争的时候，却回避它，幻想会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幻想在现代社会中，在资本家还保存着财产的时候，会有另一种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不是用虚伪的民主招牌掩盖起来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不久以前正是从德国传来了种种论调，说那里的无产阶级专政也许不会甚至一定不会越出民主范围，说那里仍将实行民主。正是在德国，那些以马克思主义的导师自居的人，曾经是 1889—1914 年整个第二国际的思想家的考茨基之流的人物，打起了民主的旗帜，他们不懂得，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民主就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虚伪透顶的招牌，这是马克思一向教导的，这是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每一次罢工和每一次尖锐的工会斗争所表明的；他们不懂得，如果不摘掉这块假招牌，如果不这样看问题，就根本谈不上认真地解决把劳

动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问题。一切关于普选、全民意志、选民平等的言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因为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在资本、财产的占有者和现代雇佣奴隶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平等。

当然，同沙皇制度、专制制度、君主制度和一切封建主义残余比较起来，资产阶级民主是历史上的一个大进步。当然，我们应当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而且应当这样提出问题：在工人阶级夺取全部政权的斗争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恰恰已经到了这个斗争的决定关头。现在问题已经变成这样：资本家能不能保持住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首先是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这就是说，他们在准备新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资本家所有制同国际的大屠杀有着怎样的联系，它怎样不可遏止地导致这样的屠杀。这样一来，大家都清楚地看到，原来一切关于民主是全民意志的言论都是骗局，都不过是资本家和富人利用其专有的出版事业和其他一切政治宣传工具来欺骗最落后的劳动阶层的手段。

现在问题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是用立宪会议、各种选举、民主制以及资产阶级用来迷惑傻瓜

的其他骗局掩盖起来的，现在只有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叛徒、社会主义叛徒，才会把这些东西奉为至宝并夸耀于人。无产阶级专政则要用铁拳镇压那些唆使最不觉悟的分子去反对世界无产阶级优秀领袖的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现在资产阶级愈是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已被群众提了出来，就愈拚命地疯狂地反抗无产阶级。直到现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认为工人的不满和愤慨不过是一时的表现。直到现在，如英国资本家这些也许是在对工人进行政治欺骗方面最有经验、最有政治修养、最有组织的资本家，也往往这样看问题，认为战争当然会引起不满，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工潮，但他们还没有说，现在已经这样提出问题了：国家首脑将由谁当，国家政权将由谁掌握，财产是否还归资本家老爷所有。各种事件表明，不仅在俄国，而且在许多西欧国家，甚至不仅在参战国，而且在瑞士、荷兰这样的受害较少的中立国家，正是这个问题确实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资产阶级多半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精神教育自己和教育群众，可是苏维埃运动、争取苏维埃政权的运动显然已在群众中酝酿成熟了。苏维埃运动已不仅是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它已成了国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阵地，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的第二步。

第一步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表明，工人阶级只有经过专政，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巴黎公社表明的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说，工人阶级要走向社会主义，不能通过旧的议会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只有通过彻底粉碎议会制和官僚制度的新型国家。

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角度来看，第二步是苏维埃政权。起初人们认为苏维埃只是俄国的现象（根据事实是可以甚至应该这样看的），现在各种事件已经表明：它不单是俄国的现象，而且是国际的无产阶级斗争形式；战争已经使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团结起来，使他们建立起一个显然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对立的、同攫取空前多的利润的资本家对立的新组织；到处建立了这种新的群众性的斗争组织，无产阶级用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组织。

在苏维埃产生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苏维埃的这个意义的。就是现在，这种意义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不过我们这些人，在1905年经历过苏维埃的萌芽时期，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又经历过人们在群众的苏维埃组织和小资产阶级的妥协背叛思想之间长久地动摇不定的时期，现在是十分了解这种情况的。我们对这种情况，了如指掌，而且我们就是

根据这一点，根据无产阶级争取国家政权、反对资本家所有制的斗争日益广泛和深刻地展开的情形来看问题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切关于民主的说法，关于“独立性”的词句，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调，还有什么价值呢？发表这样的论调，就是滚到非阶级的立场上，忘掉了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是资产阶级，忘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掌握了权力。在比较严重的问题上能够支持较长时间的，正是无产阶级政权，而决不是什么中间的东西。谁要谈论独立性，谈论一般民主，谁就是有意无意地以某种中间的、非阶级的、超阶级的东西为前提。在任何场合下，这都是自欺欺人，都是掩盖下列事实：在资本家的政权还存在、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所有制还存在的时候，民主可能是比较狭窄的，也可能是比较广泛的、文明的等等，但实际上始终是资产阶级专政；这样就可以更清楚更明显地看出，内战是由于每一个大矛盾而爆发的。

法国的政治形式愈接近民主，就愈容易从德雷福斯案件这样的事情引起内战。美国的民主愈广泛，就愈容易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甚至普通的和平主义者使用私刑，就愈容易爆发内战。德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第一个星期就引起了极疯狂的、比我国尖锐得多激烈得多的内战，这使我们更加清楚地懂得了

这一点。谁要是从这些或那些政党是否设立了法庭着眼，谁要是单纯从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谋杀案着眼来评论这些爆发，谁就是思想上盲目、懦弱，不愿了解这就是内战的爆发，内战是不可遏止的，是由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引起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中间路线。一切关于独立性或一般民主的言论，不管它们披上什么伪装，都是极大的骗局，都是背叛社会主义。既然布尔什维克（他们现在是共产国际的实际创始人）关于内战的理论宣传，往往因为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书报检查和军事封锁而没有传得很远，那末问题就不在于宣传，不在于理论，而在于内战的事实；西欧各国的民主资格愈老，历史愈久，内战就愈疯狂。这些事实使最落后最迟钝的人也开动了脑筋。现在谁要谈论一般民主，谈论独立性，谁就可以叫做老顽固了。

虽然如此，俄国的工会运动不久以前是在艰苦斗争的条件下产生、成长和达到现在几乎已经成熟的地步的，因此必须顺便回顾一下昨天的情形。我认为，这样的回忆、这样的追述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工会运动，正因为它是工会运动，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一定要经历一个特别重大的转折。

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想在这个工会运动中混水摸鱼。他们拚命想把工会运动的基础——经济斗争，变

成脱离政治斗争的独立的斗争。但是工会作为无产阶级在阶级范围内的最广泛的组织，正是在现在，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取得了政权之后，应该发挥特别巨大的作用，应该在政治上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要的政治机关，因为使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的政治革命，已经把政治上的一切旧概念、旧范畴都打破了，推翻了。我再说一遍，旧的国家，即使是由资产阶级共和国最优秀最民主的分子建立起来的，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而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占有工厂、生产工具、土地、铁路的人的专政，总之，是握有一切物质资料、一切劳动工具的人的专政，而劳动因为没有这些东西则处于奴隶地位。

正因为如此，工会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以后，就应该日益发挥工人阶级政治建设者的作用，以自己的阶级组织代替从前的剥削阶级，推翻旧科学的一切旧传统和旧偏见。代表这种旧科学的一位学者对无产阶级说过：你们管理你们的经济吧，政治将由资产阶级的政党来管理。所有这样的说教都是剥削阶级及其刽子手直接用来镇压正在各处转向起义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武器。

同志们，在这里，工会在自己的国家建设工作中应该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即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决议案

中称之为工会“国家化”的问题。在这里，工会应该多多考虑一下现代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一句最深刻的名言：“在社会中进行的革命愈广泛，愈深刻，则完成这个革命的人，作为这个革命的名副其实的创造者的人也一定愈多。”² 我们拿从前的农奴制贵族社会来说。在那个社会里，政变是十分容易的，只要从小撮贵族或封建主手里把政权夺过来交给另一小撮贵族或封建主就行了。我们再拿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它是夸耀它的普选制的。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这种普选、这个整个机构都是骗局，因为就在最先进、最有文化、最民主的国家里，绝大多数劳动者也是受凌辱、受压迫的，他们受着资本主义苦役的压迫，实际上没有参加也不可能参加政治活动。现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发生了能够导致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革命，而这种胜利也只有在更广大的群众独立担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的条件下才能达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国家形式的改变，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不是举行一次新的选举，这种选举虽以人们完全“平等”为前提，实际上却巧妙地掩饰着一部分人是有产者、另一部分人是无产者的事实。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人们看来，既然有“民主”，既然资本家和无产者都参加这个选举，那末，这就是“人民的意志”，这就是“平等”，这就是人民愿望的表现。我们知道，这些一

味包庇艾伯特和谢德曼之流的刽子手、杀人犯的言论，是多么丑恶的骗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通过某种或多或少的民主形式管理劳动群众的是资产阶级，是少数有产者，他们拥有资本主义财产，把教育和科学、把资本主义文明的最高成就和精华变成了剥削工具和专利品，使大多数人处于奴隶地位。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把我们已经开始的进行了两年的革命进行到底。（鼓掌）这个革命是一定可以实现的，只要我们使政权转到新阶级的手里，只要我们在整个国家管理方面、整个国家建设方面、整个新生活的领导方面，从上到下完全由新阶级来代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奴隶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有产者。

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这个新阶级不是从书本、大会、演说而是从管理国家的实践中受到了教育，只有这个阶级把极广大的劳动群众吸引来参加管理工作，并制定出种种形式使全体劳动者容易参加管理国家和建立国家制度的工作，只有这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巩固，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它才不会不巩固。如果具备这样的条件，它就会成为伟大的力量，把资本主义及其种种残余彻底消灭。

从阶级观点上一般地说来，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这个任务

是同早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就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竭力进行最广泛的群众斗争的那些组织的任务紧密地直接地结合在一起的。工会在当时的组织中是最广泛的组织，现在它形式上仍然是独立的组织，它能够而且应当——正如向你们提出的决议案中的一条所说的——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直接参加一切国家机关的工作，组织群众来监督这些机关的活动等等，建立对整个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监督、调整的新机关，这些机关是以关心这项工作的广大群众的主动性为基础的。

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经过数十年甚至数百年资产阶级民主的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工会会员最多也没有超过雇佣劳动者的五分之一。少数上层分子参加了工会，在这些上层分子中间，只有极少数人听资本家使唤，被资本家收买，以工人领袖的身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一席之地。美国的社会主义者称这批人为“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尉官”。他们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国家里，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最清楚地看出了极少数无产阶级上层分子扮演的这种角色，这批人实际上替资产阶级服务，替资产阶级工作，被资产阶级收买，成为社会爱国分子和护国分子的骨干，而艾伯特和谢德曼将永远是这些骨干的代表人物。

同志们，现在我国的情形不同了。工会可以按照新方式，依靠资本主义文化所创造的一切，依靠资本主义生产所创造的一切来开始国家的经济建设，利用这个物质基础、利用这个大生产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大生产本来是套在我们身上的枷锁，是为了对付我们、为了对工人群众进行无穷无尽的压迫而形成的，但是它把工人群众联合起来，团结起来，造成了新社会的先锋队。就是这个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之后，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之后，开始了自己真正的事业——教育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在不要官僚、不要资产阶级、不要资本家的情况下参加国家管理和生产管理。正因为如此，向你们提出的决议案拒绝一切资产阶级的计划和一切叛卖性的言论。正因为如此，决议案说工会国家化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如此，它还前进了一步。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仅仅从理论上提出工会国家化的问题了。谢天谢地，我们已经离开了仅仅从理论上来讨论这些问题的阶段。也许，有时我们甚至已经忘记了纯粹在理论上进行这种自由讨论的时期。那个时期早已埋葬了。现在我们是根据工会一年来的经验提出这些问题的。作为生产组织者的工会已经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建立起来了，这些组织在这个异常艰难的事业上犯了许多错误，而且不言而喻，还